四庫全書

子部

古夫于亭雜録卷四

刑部尚書王士禎撰

檀弓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説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説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昔蕭穎士不脱齊衰謁李林甫近謝通判良琦不脱齊衰謁胡僉事在恪亦猶行古之道也李與胡怪而叱退之則不讀書之過也然公門脱齊衰而穎士不脱麻衣何

以得至政事堂不可解也

明世宗讀孟子至對齊宣王禮為舊君有服云云幾罷配享今觀寇讎何服之有一語亦誠過矣以此垂訓後世且為亂臣賊子口實然吾觀檀弓子思對穆公之詞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為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此語亦太過當殊不類子思之言恐記者有所傅會耳總之此等議論猶

是戰國譎詐相傾氣習如豫讓不報中行氏而報知伯皆是此一種見解祇從恩怨起見非天理民彝之正余昔題國士橋絶句云國士橋邊水千年恨未窮如聞柱厲叔死報莒敖公此詩自謂可以敦薄

唐初削平羣寇殺竇建德蕭銑而赦王世充宋太宗忌李後主賜牽機藥必置諸死而赦窮兇極惡之劉鋹古今刑章之失未有如是之甚者

唐藩鎮跋扈至河北三鎮極矣而皆起於僕固懷恩之

養恣自重其禍遂與唐相終始中間止一魏博田弘正田布父子乃心王室盡變悖逆桀驁之風不愧忠臣孝子而皆不良於死天之報施善人何太憒憒耶宜朱滔王庭湊之流不絶於世也

故友劉吏部公戢體仁尺牘題跋風味不減蘇黄往與余往復最多今倂佚失偶從竄簡中得其小札一通書法言語皆可寶翫因付大兒涑藏弆别録於此潤州握手謂我猶遊戲人間喜極淚下不知公戢何人而先生眷眷若此

揚署再晤見退衙時小書一屛書洛神賦壁上懸松圓詩老小景一幀匡牀棐几蕭然無點塵令人意消白沙客舍下馬踞牀爲我特留一日集諸勝流修談讌之娛昔人有言不幸生末俗猶幸識元紫芝僕既幸識先生又辱眷眷若此想曾於無量阿僧祇刼奉養承事一切慧業文人故玆生乃享此報不落落也嘗與同人言讀同時它人作雖心知其什倍於我竊復漫臆儻假以問學似若可追至吾阮亭即使我更讀書三十年自覺去

之愈遠正如仙人嘯樹其異在神骨之間又如天女微妙偶然動步皆中竒舞之節當使千秋後謂我為知言近所作既不欲刋布可時寫一通見示僕所纂汝頴集蒙宣索繕寫寄呈先君子遺集一卷幷呈不知能邀先生跋數語不姪子詩一幅閨房詩一册附發一笑槩亦委巷語耳近日兒女頗好文術但為之父兄者愧無以教之然不可不令先生知之也欲言無窮忽已紙盡西風有便時望嗣音公戢為詩矯矯有竒氣常寄余五言

云離居才幾日蘭葉春風生門外即流水布帆東下輕
野處寡新友良辰多遠情思君如草色迢遞向蕪城
又簡得友人董侍御玉虯文驥臨洛神十三行一卷自題
後云宋思陵十三行賈似道所購九行後四行有悅生
小印此子敬真蹟余從宋搨唐摹力追而不得其形模
華亭公云趙松雪臨之少洛神疎雋之法當從悟入耳
千年人蓡根作人形千年枸杞根作犬形中夜常出游
烹而食之則仙去相傳有女道士師弟二人居深山中

一日其徒汲水於井畔見一嬰兒抱歸成一樹根師大喜烹之未熟以糧盡下山為水阻不得還徒飢聞甑中氣香美遂食之比師歸已飛昇矣又揚州一老叟常攝衆酒食一日治具邀衆令丐者數人捧二盤至一蒸小兒一蒸犬也衆踧踖不敢食叟乃自食之以其餘分羣丐語衆曰此千年人蔓枸杞求之甚難食之者白日飛昇吾感諸君特以相報而乃不食信矣仙分之難也言未已而叟已上昇羣丐隨之矣

人蔘出遼東上黨者最佳頭面手足皆具清河次之高麗新羅又次之今生者不可得見其入中國者皆繩縛蒸而夾之故上有夾痕及麻綫痕新羅蔘雖大皆數片合而成之其力反减擇蔘惟取透明如肉及近蘆有橫紋則不患其僞矣 五雜組

人蔘在本地價不甚高過山海諸關納稅加以內監高准擻取動以數百斤計故近日佳者絕不至京師其中上者亦幾與白鏹同價矣 五雜組

王介甫云平生無紫團葠亦活到今日案紫團上黨山名也本草及唐宋已來皆貴黨葠今惟貴遼東及高麗產佳者每一兩價至白金五兩而上黨每一斤價止白金二錢近人葠禁嚴價驟貴始稍以黨葠代之每一斤價至白金一兩有竒而購之亦不易也

宋宣和間有妃嬪病嗽侍醫肹治百計無效後遇賣藥者以十錢得十貼攜入進之一服而瘥以百金購其方乃天花粉青黛也

唐鄭相國年七十五為南海節度使以粤地卑濕得疾有訶陵國舶主進一方服之良驗乃録而傳之破故紙十兩擇净皮洒過擣篩令細胡桃肉三十兩湯浸去皮細研如泥入前末用好蜜和匀盛甆器中清晨以暖酒二合調藥一匙服之隨以飯壓如不飲酒以滚白水代之久服延年益氣悦心明目兼壯筋骨但忌食蕓薹羊血耳

秦少游五言雨砌墮危芳風軒納飛絮六朝佳句也余

少時在廣陵有句云露檻礬孤鶴風櫺散叢菊汪鈍翁說鈴取此一聯云二句已逗漏柳柳州矣今全篇刪去不載集中葢余論詩絶句云風懷澄澹推韋柳佳處多從五字求解識無聲弦指妙柳州那得竝蘇州與東坡之論特相反故鈍翁云云

竹坡詩話云李白柳公權俱與唐文宗論詩夫太白與文宗安得相及少隱謬謬不應至此豈傳録之誤耶

慈谿姜編修西溟宸英為舉子時表聯中用塗抹堯典舜

典字點竄清廟生民詩語監試御史不知出處指摘令易西溟曰此出李義山韓碑詩非杜撰也御史怒借微錯貼出之

許顗彦周云東坡詩如長江大河飄沙卷沫枯槎束薪蘭舟繡鷁皆隨流矣珍泉幽磵澄澤靈沼可愛可喜無一點塵滓只是體不似江河耳余謂由上所云惟杜子美與子瞻足以當之由後所云則宣城水部右丞襄陽蘇州諸公是也大家名家之别在此

宋熙寧中會稽僧重喜有詩云地爐無火一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乞得苧麻縫破衲不知身在寂寥中此詩甚佳惜不遇坡公與佛印參寥守詮清順輩同蒙品藻耳

紫微詩話載張子厚詩井丹已厭嘗葱葉庾亮何勞惜薤根按三韭二十七乃杲之事與元規何涉張誤用而居仁亦無辯證何也

長洲尤太史悔菴侗晚年作詩中二十四友歌乃仿杜

飲中八仙歌之體所載皆海内名士之已歿者而中亦及余蓋因先兄西樵考功而連類及之也詩見本集辭多不録

菽園雜記言明時頒歴後各布政司送歴于諸司大臣旁午於道每百本為一塊有一家送至十塊二十塊者誠亦太費然亦可以見當時物力之豐余為侍郎總憲時本衙門司務領歴不過二十冊至為刑部尚書則不過十餘冊耳及家居本院司所送總計不過五六冊此

亦物力盈絀之一徵也

明故事四月八浴佛日賜百官不落夾萬歷中慈聖李太后宫中祀九蓮菩薩四月供不落夾先從祖季木象春考功詩云慈寧宫裏佛龕崇瑶水珠鐙照碧空四月虔供不落夾内官催辦小油紅盖故事四月供佛後即賜百官不始萬歷也夾䕀園雜記作筴

李白謂五言為四言之靡七言又其靡也至於詞曲又靡之靡者詞如少游易安固是本色當行而東坡稼軒

直以太史公筆力為詞可謂振奇矣元曲之本色當行者不必論近如徐文長漁陽三弄木蘭從軍沈君庸之霸亭秋梅郁先生之通天臺尤悔菴之黒白衛李白登科激昂慷慨可使風雲變色自是天地閒一種至文不敢以小道目之

菽園雜記云凡咽喉初覺壅塞一時無藥以紙絞探鼻中或𪖙皁角末𪖙嚏數次可散熱毒仍以李樹近根皮磨水塗喉外即愈

鄉前輩某公入秋闈策問天文不能悉偶憶地理一篇遂用塞白自謂必無望矣牓發中式及領卷閲之批云題問天文而子兼言地理可稱博雅之甚文章遇合信有命哉

李西涯樂府謝鐸潘辰所評按辰青田人父流清游太學與岳文肅公季方友善流清早卒辰少孤流落京師文肅一日過陳緝熙見其友李斯式愕視久之曰此吾友潘流清也命工寫其真以遺辰辰持歸示其母母涕

泣而藏之事載菽園雜記近日嘉定李長衡與景陵譚友夏貌相似友夏有詩云他年誰後死優孟免躊躇丈正乃岳之壻陳其年維崧少有文名於江左數奇落魄一日過京口有相士熟視良久曰君五十後當入翰林然不由科甲人皆笑以為妄或贈詩云朝來日者橋邊過見說功名似馬周後康熙己未果以博學宏詞薦入翰林為檢討吾鄉長官玉琯為諸生時一星士決其丙戌必中鄉試亦

以為妄後順治丙戌再行鄉試果中式又鄒平馬驄御

驌以順治丙戌中鄉試己亥中會試皆添設之科也

掖縣張大司寇北海忻夫人陳大學士文安公端母也

張與胡中丞為姻家胡故有優伶一部一日兩夫人宴

會張謂胡曰聞尊府梨園最佳胡古樸不曉文語輒應

曰如何稱得梨園不過老棗樹幾株耳左右皆匿笑萊

人因號胡氏班為老棗樹班

陳其年以四六詩餘冠絶一世然其詩亦豪邁有奇氣

嘗贈先西樵兄及余詩云名士終朝能妄語盖反用世説語也又贈山陰呂生云馬中赤兔人中布用成語尤奇

本朝詩餘頗有十數名家惟禾中曹講學顧菴爾堪南谿詞沖澹如陶靖節田園詩彭少宰羡門孫遹延露詞清新俊逸逼似秦李二家尤天然難及毘陵董孝廉舜民元愷蒼梧詞感慨悲涼不減横槊亦後勁也三家詞皆余所選定故特論之

宋孫奕季昭示兒編云泗州大聖傳和尚何國人也考

隋書西域傳有何國東坡雪夜詩試掃北臺看馬耳不隨埋沒有雙尖次公曰馬耳山名殊不知王晉之與霍辦雪夜對談曰看北臺馬耳莱何如左右曰有兩尖在坡正用此事趙未見而妄為是説耳然孫亦不注出處

桐城方郃邨亨咸侍御坦菴詹事拱乾次子幼而穎慧父奇愛之命小名曰姐哥以嬌女況之也坦翁寓廣陵余時為揚州節推以年家子見明日語人曰王君才美勝吾姐哥郃邨亦語余曰吾書畫度曲事事過子惟作五七

字則遠不及嘗為予畫兩扇其一花樹上作一雀雛其一子母雞小者如豆意態如生殆入神品其詩初未入格後游汴梁手書近詩作長卷寄余京師風調格律無一不合惜未裝潢今忘之矣

示兒編云句讀字自漢有之周禮宮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凡邦之事蹕鄭司農讀火絕之云禁邦之事蹕若今之衛士填街蹕也鄭康成注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句絕讀徐音豆韓退之師說云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

其句讀者也洪曰讀音豆馬融笛賦云覩法於節奏察度於句投注投徒鬬切句投猶章句也其字畫異而音訓同也

又云章句孔安國曰自古而有篇章之名故邦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足也句則古者謂之言論語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一句為一言趙簡子稱子太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為一言秦漢以來諸儒各為訓詁乃有句詩家有四言五言六言七

言則又以一字為一言也

孫季昭說經釋詩黽勉從事句云黽鼃屬也周禮蟈氏掌去鼃黽注謂鼃為蟈黽耿黽也蛙黽之行勉强自力故曰黽勉如猶豫孤疑之類也說甚新又云月令仲春言鷹化為鳩喜其能變不仁之心也如王制言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周禮司裘注亦云仲秋鳩化為鷹而月令於仲秋當言而不言者嫌其變而之不仁也康熙癸丑余邑新城之曹邨有羣鳩食麥則鳩之害稼有同於蟊

滕所謂鷹眼未化者非耶又何變不仁之有

孫氏解論語哀公問社章云哀公患三桓之侈欲以諸

侯去之為日久矣而惡其彊故假古人弗用命戮于社

之意為問宰我謂周人以栗使民戰栗勸之以誅也夫

子警之曰成事不說云云謂三桓自宣公以來勢偪公

室積威五世莫能制之一旦欲誅之則昭公之事可鑒

矣昭公二十三年季平子作亂昭公奔晉 哀公能自治三桓之禍自息無

事於誅也

子見南子章說者皆引史記以謂孔子見衛靈公寵姬南子非也考之家語孔子適衛子驕為僕（顏高）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使孔子為次乘孔子恥之且夫子方以季桓子受齊女樂去魯適衛至衛又恥為次乘豈肯輕身以先於匹婦哉此必魯之南蒯耳昭公十四年南蒯奔齊侍飲於景公公曰畔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南蒯欲弱季氏而强公室夫子故欲往見之將以興魯也此等議論極有見

竊比於我老彭案大有卦匪其彭陸音步郎反子夏作旁老彭當讀如匪其彭之彭音旁旁側也欲自比於老子之側葢謙詞也考曾子問記孔子問諸老聃者屢矣家語亦云孔子問禮於老聃此孔子欲自附於老聃之側之驗也舊說以為彭祖彭祖六經所不載聖人所不道豈孔子之願比者哉

自行束脩以上束脩漢儒謂十段脯為束脩葢因禮記束脩之問不出境誤之也鄭康成注謂年十五以上也

後漢杜詩薦伏諶曰自行束脩迄無毀玷注謂年十五以上然以經意詳之亦非也鄭均傳曰均束脩安貧太守薦劉般曰束脩至行延篤傳曰吾自束脩以來為人臣不陷於不忠為人子不陷於不孝皆同此意方性夫解禮記束脩之問謂與論語名同而實異其說以為約治其身則無不誨之深得所謂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之意案已上數條皆不易之論錄之

陸容文量曰駙馬都尉本秦官漢有奉車都尉主車輿

駙馬都尉主駙馬尉都尉主羽林騎是謂三都尉令數列侯曰公侯駙馬伯省文耳若施之章奏當云駙馬都尉乃止稱駙馬臣某誤也余槩唐宋已來中書省爲宰相之署今内閣中書舍人尚沿古中書舍人舊名官銜應稱中書舍人每見鄉會試録列銜止云内閣中書則是以古署名爲官稱蹐誤甚矣不可不正

順治初有太原進士趙瑾字懿侯官長洲知縣江西新城進士楊思本字囙之其詩皆似才調集非一時嗽名

者所及而世罕知之

纂本朝詩者數十家大都以為結納之具風騷一道江河日下皆若輩為之惟施愚山藏山集葉訒菴獨賞集陳其年篋衍集卷帙不多猶有殷璠高仲武唐選之風陳伯璣允衡國雅始甚矜貴不妄入一篇後遂汎濫可惜其詩慰一編先已成書乃可傳蓋無所瞻徇故也上元龔賢字半千纂詩選率近體專宗晚唐亦不至惡道

貓生子胎衣陰乾燒灰存性溫酒服之治噎塞疾然貓

生子後即食胎衣必伺而急取方可得

明弘治學正王庭病大便下血瀕危昏憒中聞人語之曰喫小水果飲溺一盆而甦乃日飲之漸愈

康熙己未博學宏詞之徵

御試於體仁閣首題璿璣玉衡賦前蘇松糧儲道參議壬辰進士臨川李仲章來泰冠場雖彭羡門少宰壓卷亦當遜之李改翰林院侍講一典湖廣鄉試未幾死

宋末浦江吳渭清翁作月泉吟社以范石湖春日田園

雜興為題中選者若干人謝臯羽所評定至今人艷稱之順治丁酉余在濟南明湖倡秋柳社南北和者至數百人廣陵閨秀李季嫺王璐卿亦有和作後二年余至淮南始見之益其流傳之速如此同年汪鈍翁在蘇州為柳枝詩十二章仿月泉例徵詩淛西江南和者亦數百人

亡友姜編修西溟宸英以古文名當世其文滂沛英發於蘇分為多未第時以薦舉入明史館分纂刑法志極言

明三百年詔獄廷杖立枷東西廠衛緹騎之害其文痛切淋漓不減司馬子長其論文則謂六經而下衰於左氏再振於戰國策蓋其為文本挾縱横之氣故云爾常選唐文粹之文出以示余惜未借鈔令其家尚存此本與否不可知曾語其從弟孝廉宸蕚訪之未見示也

桐城方盦山（文）少有才華後學白樂天遂流為俚鄙淺俗如所謂打油釘鉸者余常問其族子邵邨（孝咸）曰君家盦山詩果是樂天否邵邨笑曰未敢具結狀須再行查

菽園載成化閒提督徐州倉太監韋通於桓山寺鑿井得獨輪銅車一色綠如爪皮洒而視之上有識文陸機造三字重三十鈞推之輪轉而可行進於朝但不知當日造此何所用之徐又非士衡常游之地何以瘞桓山地中不可得而詳也

病霍亂煎香薷湯冷飲之或掘井為坎汲井水於中飲之亦可最忌飲熱湯若飲熱米湯必死

姚寬西溪叢語於陶詩聞有田子春節義為士雄引漢

書劉澤傳高后時齊人田生云云楚漢春秋田生名子春按此詩上句云辭家夙嚴駕當往至無終無終正田疇居處田疇傳云字子春有何可疑况劉澤傳之田生乃齊人其說謁者張卿乃游士說客之流安得稱節義而淵明企慕之至形於篇什如此耶寛字令威宋人出處見葉水心集

康熙四十六年邑東唐山店民家有豬生子人面眉目口鼻悉具惟兩耳及身則豕也擊殺之又𣗥固莊豬生

四子其二一人面人身手足亦如人惟爪似豕而兩耳
則居然豕也其一人身手足亦如之而無首兩耳生肩
上怪而擊殺之同時徐家店有豬生象墮地即死是年
六月霪雨大水害稼
是歲七月吳郡木瀆有譚氏女子納涼於庭忽墜一星
如石壓焉頃之復甦則已化為男子
古人山水之作莫如康樂宣城盛唐王孟李杜及王昌
齡劉眘虛常建盧象陶翰韋應物諸公搜抉靈奧可謂

至矣然總不如曹操水何澹澹山島竦峙二語此老殆不易及

捫蝨新話載蔡相當國日適有美闕兩選人競欲得之蔡曰能誦盧仝月蝕詩乎一耆年者應聲而誦如瓶瀉水一座盡傾蔡大喜遂得美除近日崐山顧炎武寧人號强記在京師一日會於邸舍余謂之曰先生博學强記請誦古樂府蛺蝶行一過當拜服顧即琅琅背誦不失一字葢此篇聲字相雜無句讀又無文理可尋最為難

讀故也

鍾嶸詩品余少時深喜之今始知其踳謬不少嶸以三品銓叙作者自譬諸九品論人七略裁士乃以劉楨與陳思竝稱以為文章之聖夫楨之視植豈但斥鷃之與鵾鵬耶又置曹孟德下品而楨與王粲反居上品他如上品之陸機潘岳宜在中品中品之劉琨郭璞陶潛鮑照謝朓江淹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下品之徐幹謝莊王融帛道猷湯惠休宜在中品而位置顛錯黑白淆譌

千秋定論謂之何哉建安諸子偉長實勝公幹而榮譏其以筳扣鍾乖反彌甚至以陶潛出於應璩郭璞出於潘岳鮑照出於二張尤陋矣又不足深辯也

金人劉祁京叔歸潛志章宗春水放海青趙黄山渢應制立進詩云駕鵝初暖下陂唐羽騎星馳入建章黄纖輕陰隨鳳輦緑衣小隊出鷹坊摶空玉爪淩霄漢瞥眼風毛墮雪霜共喜園林得新薦侍臣齊捧萬年觴章宗大喜之以為非宿搆不能至此此詩雖唐宋名人應制

不能過也

小說記漢昭烈帝有一玉人常置甘夫人帳中月映之與玉人一色此真不經之談昭烈在劉景升座上感髀裏肉生慨然流涕乃屑作此兒女態乎唐人有題劉郎浦詩云吳蜀成婚此水潯明珠步障幄黃金誰將一女輕天下欲換劉郎鼎峙心此語差識得英雄本色

息夫人廟令曰桃花夫人廟王摩詰詩云莫以今時寵能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杜牧之詩云細

腰宫裏露桃新脉脉無言度幾春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近益都孫相國沚亭廷銓詩云無言空有恨兒女粲成行則以諷嘲出之令人絶倒

温庭筠詩古戍落黄葉浩然離故關高風漢陽渡初日郢門山此晚唐而有初唐氣格者最為高調至於鷄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乃近俗諦世人顧亟賞之而罕知前作之妙豈知詩者哉

故大司寇蔚州魏敏果公象樞在京師與余投契甚深所

作詩文每相質證一字一句瑕纇必指公顧大喜語其子令宮諭無偽學誠曰吾在都數十載閱人多矣所心折者惟有阮亭耳諭德甲申秋入都為余言如此

吳天章雯天才超軼人不易及嘗為余題倪雲林畫云豈但穠華謝桃李空林黃葉亦無多尋常眼前語正自百思不到晚買小圃中條之陰有竹數百竿梅橘各數株余題之曰中條竹隱乃未及歸老而天章死矣惜哉其集遺言屬余刪定後世必有知之者

唐末之文吾喜杜牧孫樵宋南渡之文吾喜陸游羅願元文吾喜戴表元明初之文吾喜徐一夔明季之文吾喜嘉定婁堅臨川傅占衡餘姚黄宗羲

竟陵鍾伯敬集中早朝詩一聯云殘雪在簷如落月輕煙半樹信柔風閲之不覺失笑如此措大寒乞相乃欲周旋金華殿中將易千門萬户為茅茨土堦耶

閩有朱竹色如丹砂余嘗寄書門人李中丞質君殷太學彦來求一枝作杖彦來云舊惟古田縣一僧舍有之

周櫟園侍郎求以為杖自後宫闈者競取之遂成故事僧苦之竟劖去其種絶矣

余前言鹿𧝝二字未詳適閲王伯厚漢制考引周禮麋鹿魚為菹注云今益州有鹿𧝝者近由此為之矣𧝝於偽反疏益州人將鹿肉畜之𧝝爛謂之鹿𧝝也

又素沙注素沙者今之白縳也縳音絹六服皆袍制以白縳為裏使之張顯今世有沙縠者名出於此則古沙紗縳絹字皆通用

小說有唐解元詭娶華學士家婢秋香事乃江陰吉道人非伯虎也吉父為御史以建言譴戍道人於洞庭遇異人得道術能役鬼神嘗游虎丘時有兄之喪上襲麻衣而内著紫綾褌適上海一大家攜室亦游虎丘其小婢秋香者見吉衣紫顧而一笑吉以為悦已也詭裝變姓名投身為僕久之竟得秋香為室一日遯去大家跡之知為吉厚贈奩具遂為翁壻華則吉之本姓云

唐鄭谷浯谿詩曲曲清江疊疊山白雲白鳥在其間漁

翁醉睡又醒睡誰道皇天最惜閒又唐嶺南節度使蔡京泊浯谿詩停橈積水中極目孤煙外借問浯谿人誰家有山賣　右二詩余作浯谿考亦遺之今從萬首絕句錄出當補入之遠搜僻祕而近失之眉睫之間殊自笑也

王渙字羣吉唐末人常作惆悵詩者載在唐詩紀事而才調集譌作王之渙洪容齋亦仍之勿論詩之氣格相去霄壤而開元間人預詠霍小玉崔鶯鶯事豈非千古

笑柄余選才調集萬首絶句乃為正之

唐末朱温躬為弑逆盡滅昭宗諸子而盜取神器時藩鎮聲大義以討賊名正言順者惟河東耳而通鑑以寇書與書武侯寇魏同不知温公與劉道原范淳父輩當日何所見而好惡拂人之性乃至於此使非新安綱目瓊山世史正綱改書封君臣大義將漸滅於天下矣孰謂温公大賢而有是哉

章丘諸生李觀善醫常傳治小便不通一方用犀角璘

瑁二味研水服之果立効

余家有疑耀一書凡七卷乃李贄所著而其門人張萱序刻者余嘗疑其為萱自纂而駕名於贄葢以中數有校秘閣書及修玉牒等語萱嘗為中書舍人纂文淵閣書目而贄未嘗一官禁近也及觀論温公一條中云余鄉海忠介益信不疑萱廣東人與忠介正同鄉里然必駕名於李又何說也

古夫于亭雜録卷四

古夫于亭雜録卷五

刑部尚書王士禎撰

姚文獻公崇遺令云佛以清淨慈悲為本而愚者寫經造像以求福汝曹勿終身不寤追薦冥福道士見僧獲利效其所為尤不可延之於家當永為後法近淄川高念東衎侍郎夙昔好佛而遺令勿請邮典勿作佛事可謂達觀矣

涓來大宗伯澤弘余同年兄弟也以康熈辛巳致仕僑居金陵戊子春捐館舍壽八十有三安丘王奕升華云初無病苦但數日不思飲食隱几而逝宗伯善人君子宜其如是高念東少司寇珩以丁丑年無疾而終壽八十有六去來與宗伯同二公皆達禪理殆釋氏所謂入無餘涅槃界而般涅槃者耶司寇乃宗伯之師

常熟馮班字定遠著鈍吟雜録極詆空同滄溟於弘正嘉靖諸名家多所訾謷其自為詩但沿香奩一體耳

教人則以才調集為法余見其兄弟兄名銒所評才調集亦卑之無甚高論乃有皈依頂禮不啻鑄金呼佛者何也班之子曰行賢字補之詩學白樂天卻有自得之趣與吳雯天章善嘗求余論定其詩惜逸其本矣

汪鈍翁琬說鈴云二王好作香奩詩倡和每至數十首劉公㦷體仁曰此雖慧業然并此不作可也葢余少時與兄西樵及海鹽彭少宰羨門孫遹倡和香奩體詩世多傳之彭有句云仙路無緣逢巨勝珠胎有淚滴方諸西樵

有句云下杜城邊分驛路上蘭門外足長亭余亦有句云洛浦神人工拾翠魏家公子妙彈棊梅根冶裏春逢信蘭葉舟中晚趁潮詳載彭王倡和集

余兩使秦蜀其間名山大川多矣經其地始知古人措語之妙如右丞秋山斂餘照飛鳥逐前侶采翠時分明夕嵐無所處所二十字真爲終南冩照也余丙子再使蜀歸次嘉陵江有絕句云冒雨下牛頭眼落蒼茫裏一半白雲流半是嘉陵水益牛頭山最高一徑羸旋而下

人行雲氣中雲與江水相連沆漭一氣不可辨詩語雖不工亦寫照也

諸城丁耀亢野鶴與丘石常海石友善而皆負氣不相下一日飲鐵溝園中東坡集有鐵溝行即其地論文不合丘拔壁上劍擬丁將甘心焉丁急上馬逸去丁著天史詩多奇句如老將云低頭憐戰馬落日大江東老馬云西風雙捩耳落日一回頭此例皆警策丘晚為夏津訓導過梁山泊詩云施羅一傳堪千古卓老標題更可悲今日梁山但爾爾

天荒地老漸無奇丁遷惠安令丘遷高要令皆不赴

釋氏書最不可信者如云太子初生為起三時殿擇取

五百伎女形容端正才能巧妙皆以名寶瓔珞其身迭

代宿衛後太子啟王出游止閻浮樹下恐其出家㖅令

回國更增伎女而娛樂之既為納妃又增伎女而娛樂

之不知宮中須許多伎女何為古來有此豫教之法否

其鄙倍殊可一笑

妙法蓮華經誦寫皆有利益然其開卷即說布施如言

或有行施金銀珊瑚真珠牟尼硨磲瑪瑙金剛諸珍奴婢車乘寶飾輦輿歡喜布施又云名衣上服價直千萬或無價衣施佛及僧千萬億種旃檀寶舍衆妙卧具施佛及僧如是等施種種微妙云云不知世出人需此許多長物將焉用之抑與身心有何關涉秪令俗僧援爲口實爲清淨寂滅之累而已大善知識必能辨之

毘婆尸已來纔有七佛而內典云成劫已過入住劫來釋迦牟尼如來於住劫中當第四佛尚餘九百九十六

佛於後續次而出信如經言何佛如麻葦之多耶然釋迦之後降而為祖歷一十八代不聞有佛東土自初祖達摩而後止於六祖亦不聞有佛所謂九百九十六佛者將俟何日耶亦幻而無稽矣

梵網經修行之人不得食五辛五辛者一葱二薤三韭四蒜五興渠興渠出于闐國根麤如細蔓菁根而白其臭如蒜或云蕓薹胡荽者非

僧祇律云二十念名一瞬二十瞬名一彈指二十彈指

名一羅預二十羅預名一須臾一日一夜有三十須臾

彭堯諭字西園中州人仕為某府通判頃見某為作傳云常在京師人家席上遇竟陵鍾惺談詩不合欲拳毆之鍾避去乃已余讀之失笑方鍾名盛時如堯諭輩者遇之方屏息不暇而敢與之論詩且拳毆之耶不度德不量力姑妄言之適足供識者一笑耳

前輩如以甲子科舉者猶及見後甲子科則與新牓中式舉人稱同年此余幼聞諸先祖方伯贈尚書府君者

吾鄉膠西張編修復我應桂舉於順治戊子昨乙酉秋送其孫赴試濟南過余信宿大椿軒神氣不衰今又三年戊子聞又送其孫來濟年八十二矣八十時游吳納一小姬年才十六

章秀徐州人家於汴能小詩初適市人負販者厭之已而棄去獨居孫檢討予未勷游梁與相唱和遂歸之時康熙丁亥章年六十又五而倡隨甚相得也常在中年有和余三絶句云

今眞定府隆平縣漢之廣阿也史記趙武靈王嘗游於此夢見神女使羣從賦之以侈其事然則夢神女者不惟楚襄王也彼猶寓言此則真夢而古今詞人賦詠槩不之及何歟按眞定有神女樓余壬子過之有詩云神女樓高望杳冥恒陽縹緲亂峰青百年河北蟠三鎮千里行山入五陘即此樓也

天下名勝志云平泉莊距贊皇縣一舍許周迴十里堂榭百餘楹奇花異草珍松怪石靡所不致今為玉泉寺

按平泉自在雒陽此出傅會耳

春坊中允何采字第五桐城人相國文端公如寵之孫黃州太守應璜子也工書法詩亦有名然好罵詈剌譏在翰林名陷輕薄方邰邨咸亨何氏之甥又黃州君之壻也順治丁亥登第銓授蘭谿知縣黃州餞之并延其父坦菴宮詹邰邨詹事之愛子也將就坐詹事戲語黃州曰姐哥邰邨小字今日正客當占上坐吾兩老人皆前席主位可乎黃州曰但不知有此例否第五在旁應聲曰有之衆

愕然問出何書第五曰出孟子堯率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衆大笑

史斷自胡致堂管見而後以東阿于文定公讀史漫録爲最竟陵鍾退谷史懐多獨得之見其評左氏亦多可喜詩歸議論尤多造微正嫌其細碎耳至表章陳昂陳治安兩人詩尤有特識而耳食者一槩吠聲可歎

龍光字二爲望江人康熙丁未進士自記前身太白山湫龍也每雷電風雨輙心喜意氣飛動然仕塗轗軻仕

止福建某府同知

吾鄉六郡青州冠蓋最盛明嘉靖萬歷間官至尚書者八九人而世宗時林下諸老為海岱詩社倡和尤盛其人則馮閭山黄海亭石來山劉山泉范泉楊澠谷陳東渚而即墨藍北山亦以僑居與焉倡和詩凡十二卷無刋本余近訪得鈔本詩各體皆入格非浪作者閭山名裕即四馮之父惟健惟敏惟重惟訥文敏琦之曾祖山泉范泉則文和翊之孫也此集惜不行於世乃鈔而藏之其後大

司空龍淵鍾公晚年里居復舉真率之會多至三十人而詩歌倡和不及前矣海岱社詩即文敏公所選

陳大樽明詩選於弘正間持擇甚精嘉靖以來便稍皮相什得七八且至儗早朝應制之體闌入未免可厭萬歷以下如湯義仍曹能始不愧作者槩置之鄙下無譏之列此則大誤

傅國字鼎卿別字丹水臨朐人其父老儒也少貧而讀書慧甚里人感異夢以女妻之無居以娶某廣文者捐

廟堧隙地築一室為娶馬常適市為妻市布作衣襦恐其紿已令尺翦而酬其直弱冠鄉舉怒一伎不時至械其手令歌不中節輙笞之成進士由通許令入戶部為郎督餉遼東罷歸卜築雲黃山中以石為門望之如墟墓間物自作傳刻兩扉上中作一樓名凝遠聚書萬卷每春時出游乘肩輿去襜帷進賢冠朱衣束帶徧歷郊墅以其女嫁時貧無奩具名之歸盛治奩具擇吉日令壻親迎其任誕如此甲申後足不下樓一日冦至積薪

焚其樓遂與圖書俱燼居常為其戚殷生言吾臂時時汗出如滴泉法當死於火至是果然壽光安致遠靜子狀其逸事

王右丞畫孟襄陽吟詩圖至今流傳以為佳話不知宣和所藏又有屬歸眞所畫常建冒雪入京圖當時文人高士為人艷慕如此梁谿嚴中允蓀友(繩孫)以布衣游京師見先兄西樵洎余遂欣然為之寫眞亦古人之誼也

孟子云其為氣也至大至剛吾於漢末得二人焉曰孔

北海𨙸𨶒漢壽雲長於唐得二人焉曰宋文貞璟顔忠烈真卿於宋得三人焉曰韓忠獻琦范文正仲淹蘇文忠軾於明得一人焉曰王端毅恕

曹頌嘉禾在翰林疏請封禪王岳生承祖為給事中疏駮之而請舉巡狩二者皆著於白虎通未識兩説孰為是非也

唐九經字行一澍之山陰人崇禎癸未進士性好諂里人有官學士者其封君家居唐日往造焉或嘲以詩云

九經第一不修身只為年來敬大臣久之學士歿而里中有以監司家居者唐又日造之或問人唐近日何為應曰近日不敬大臣矣體羣臣矣聞者皆大笑絕倒監司後官至尚書而唐已前歿不及見

吳江沈君庸自徵作霸亭秋鞭歌伎二劇瀏灕悲壯其才不在徐文長下乃其妻張亦才女也嘗有寄外詞云漠漠輕陰籠竹院細雨無情淚濕霜華面試問寸腸何樣斷殘紅碎綠西風片萬轉相思才夜半又聽樓頭叫

過傷心鴈不恨天涯人去遠三生緣薄吹簫伴　張名倩倩

米南宫寫陰符經墨蹟細行書結構精密神韻溢於楮墨大似褚河南與世所傳刻米書逈别卷首有黄帝像兩童子捧劔印侍前有一鼎亦古作也經後有元章書與劉巨濟倡和龍眞行二篇字尤佳自題云秘府右軍書一卷有一龍形眞字印故作米芾二詩甚奇偉不具録米又書後云芾自命此書為跋尾書惟題於家眞蹟後不寫以遺人又云樞密太尉論書法與前篇有天眞

難乃至語後篇知劉侯收書自芾始故寫獻隂符經後題甲申初夏廿日南山米老學書課又堅白老人跋米氏小録云云不知是何許人此帖昔在京師見之今不知歸誰氏矣

唐韋臯在西川造兵器皆有定秦字朝廷疑其跋扈案問之云是工人名字然刀劍録云秦始皇三年歲次丁巳採北祇銅鑄二劍銘曰定秦於古已先有之矣

世言葉令王喬與仙人王子喬本是兩人而應劭風俗

通義辨葉令一條引周靈王太子與師曠事則是三人混而一之矣案後漢書王喬載方術傳傳末云或云即古仙人王子喬也而劉向列仙傳以為即靈王太子㓜之說本此　列仙傳多誕謾不經如載范蠡而云事周師太公望其可笑如此後來真誥真靈位業圖諸書之濫觴也

齊魯之俗多於邨落巷口立石刻太山石敢當五字云能暮夜至人家醫病北人謂醫士為大夫因又名之曰

石大夫案石敢當三字出急就篇師古注但云所當無敵石賢士祠本汝南田間一石人有嫗遺餌一片於其下民遂譌言能治病是兩事而譌為一也太山二字義亦難解或以旳為太山太守而轉譌耳

稻花豆花麥秀黍離皆以入詩蕎麥為五穀最下之品而其花殊嬌艷唐人詩云日落鵶飛散滿庭蕎麥花蕎麥自田野閒物詎可植之庭中此較邊華泉庭中何所有有萱復有芊尤可議白樂天詩自起開門望田野月

明蕎麥花如雪差不謬耳

顔氏家訓云江南文制欲人彈射遇有所累隨即改之山東風俗不通擊難吾初入鄴遂嘗以此忤人至今為悔余謂此亦存乎其人耳不關南北也余夙昔於前輩詩文就質凡佳惡必直言無隱故翰林侍讀施愚山先生常曰吾交游滿天下直諒多聞惟王先生耳故刑部尚書魏環谿先生每有所作必屬余指其瑕即欣然改定嘗有謝劄云於論文較藝之中見吾心不欺之學又

語其子宮諭學誠曰吾在京師三十餘年惟心折一阮亭耳故翰林檢討唐先生濟武亦然晚年有京朝官以詩相質余為指摘竄改不少隱後遇之頗有愠色余始知古道不可盡行也悔之此事不獨顏氏唐劉夢得與牛僧孺亦有然矣

顏之推標舉王籍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以為自小雅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得來此神契語也學古人勿襲形橅正當尋其文外獨絕處

猶豫顔介所釋甚詳今録之尸子曰犬五尺為猶說文曰隴西謂犬子為猶或以爾雅曰猶如麂善登木聞人聲則豫緣木上下也

虙子賤虙羲之後單父東門有子賤碑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

寫真一技古稱顧虎頭此藝雖精終不能與山水竹石花鳥龍魚等埒近日如曾鯨謝彬輩以此擅名吾見其晚年筆墨亦草草耳近有鴻臚序班禹之鼎名重輦下

曾為吾作放鷴荷鉏雪谿詩思數圖時有利鈍顏氏稱武烈太子偏能寫眞坐上賓客隨宜點染即成數人以問童孺皆知姓名蕭賁劉靈劉孝先並文學已外復佳此法又有西朝中書舍人吳郡顧庭平氏縣令彭城劉岳昔王右丞趙承旨並擅此長不以為諱然今名世亦罕覯矣

顧大甲本名鏞字震雉號見山善丹青尤工設色為詩精深華妙兼有寄託在松江派中大樽之下諸人之上

嘗刻詩三百篇及楚詞選詩為一書名曰詩原康熙己酉以工部郎中奉使榷贛關作畫別余自後不復相見畢九歌字調虞吾邑大司空亨之裔能詩今僅傳其一絶云芍藥花殘布穀啼雞閑犬卧閉疎籬老農荷鋤歸來晚共說山南雨一犂

昔人云一人知己可以不憾乃亦有偃蹇於生前而振耀於身後者故友陽羡陳其年維崧諸生時老於場屋厥後小試亦多不利己未博學宏辭之舉以詩賦入翰林

為檢討不數年病卒京師及歿而其鄉人蔣京少景祁刻其遺集無隻字軼失皖人程叔才師恭又注釋其四六文字以行於世此世世人不能得之於子孫者而一以桑梓後進一以平生未嘗覿面之人而收拾護惜其文章如此亦奇矣哉

唐張祜長慶實歷間詩人之翹楚或薦於上時元稹為相力沮之不得召見罷歸祜見知於樂天而沮於微之此理之不可解者而元之相度人品亦從可想見

開元二十三年裴耀卿為江淮轉運使置河隂集津太原諸倉自太原入渭輸關中時命三百里内刺史縣令帥所部音樂集五鳳樓下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為虎豹犀象之狀魯山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蒍于上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為散官而歎德秀為賢天寳初江淮租庸使韋堅引滻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為潭以聚江淮運船三月上幸望春樓堅以新船數百艘各牓郡名陳郡

之珍貨於船背陜尉崔成甫著錦半臂缺胯綠衫而裼之居前船唱得寶歌使美婦人數百人盛飾而和之堅跪進諸郡輕貨仍上百牙盤食上置宴竟日而罷加堅左散騎常侍僚屬褒賞有差觀此則懷州刺史左官何以令其心服天寶之亂即一事可預知矣

天寶元年陳王府叅軍田同秀上言見玄元皇帝於丹鳳樓西之空中云我藏靈符於尹喜故宅上遣使於函谷關尹喜臺旁求得之同秀除朝散大夫間一歲清河

人崔一清復上言見玄元皇帝於天津橋北云有符在武城紫薇山使往掘亦得之東京留守王倕知其詐案問果首服奏之此事與宋眞宗之天書先後一轍可發一笑

俞兒無終山之神也而莊子駢拇篇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藏也與師曠離朱並舉則是易牙之類人名也

七言歌行杜子美似史記李太白蘇子瞻似莊子黄魯

直似維摩詰經

山陰王文端公（家屏）先高祖太僕公門生也江夏郭文毅公（正域）先曾祖大司徒公門生也先伯祖太師公會試（隆慶辛未）實出商丘沈文端公（鯉）之門故三公之集吾家皆有之而沈公正續兩集則太師所較刻也士禎三復其文歎其經術閎深議論正大眞一代偉人謹節録其議建文位號景泰實録一疏以見梗概云臣看得國子監司業王祖嫡奏為循史職脩闕典以昭祖宗心事以隆繼

述大孝事竊惟人君有位號則有紀年有政令則有實
錄此春秋不易之法自古及今未有以興亡隆替而因
革予奪其間者我朝自太祖開基列聖相承金匱石室
之藏具在乃建文以革除而槩稱洪武景泰以分附而
幷系英宗則皆為我朝闕典矣所據司業王祖嫡因在
史館纂修知其始末所以建有此議臣請先述二事大
畧而後及所以當正之故為皇上陳之太祖高皇帝在
位懿文太子先薨至洪武三十一年太孫嗣位改元建

文建文者太祖之嫡孫也在位四年成祖文皇帝靖難登極乃削去建文年號仍以洪武紀年及重脩太祖實録遂將四年實歷附作洪武虛數此則草除之大畧也

正統十四年額森入犯英宗睿皇帝躬馭六師自行天討至土木北狩景皇帝時為郕王奉章皇太后命監國旋正大位次年八月恭遇英廟迴鑾後七年復辟是為天順元年其時姦臣石亨輩奏將景皇帝廢為郕王加謚曰戾成化元年脩英廟實録遂以景泰七年事蹟附

於正統之後天順之前注曰郕戾王附成化十一年十二月憲宗純皇帝追體英宗本意始勅廷臣復景帝位號上恭仁康定尊謚改脩陵寢無所不用其情而景泰七年事蹟元附英廟實録者仍稱郕戾王附此則附録之大畧也嗣是以來朝野公議非不昭然而修遺舉墜獨未之聞則有由矣葢郕戾附録纂脩在成化元年位號之復在成化十一年也當時惟以復位號為重而實録之改與不改以為往事歷數十年竟無言及之者乃

因循以至於今非為其不可而遂已之也夫憲廟追尊之舉為帝王盛德之冠乃獨於附錄一節不行釐正於推廣德意毋乃有闕乎不知位號既復則實録自當改正許其大不許其細是未體夫憲廟之心而已矣建文年號在成祖登極詔書不過以建文四年為洪武三十五年然猶稱為少主未聞降削位號是在成祖親親之心亦必有不忍絕者而一時宣力歸命諸臣或務張功伐或苟存形跡遂贊成革除之事其亦未達夫成祖之

心耳夫成祖奉天靖難再造邦家駿烈宏功纘承高廟正使年號不除何損萬一而曲為掩諱若此且天下後世各有耳目安可盡泯稗官野史各有紀載安可盡草此不但無益於事適足示人以疑耳故議復草除者非為建文為成祖也議更附録者非為景帝為英宗也茲皆所不必諱者也方今聖明在上脩遺舉墜以弘先德正此其時臣等不敢為更張之議惟以附録改正將英廟實録於正統以後天順以前摘中間七年事蹟名曰

恭仁康定景皇帝實録無相混淆如斯而已矣至於建
文位號詔書中原無降削之文今亦無憑議復亦惟於
高廟實録中摘出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事蹟復
稱建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以存其年號傳信萬世如
斯而已矣昔我太祖甫定天下即首命儒臣纂修元史
又追謚其主為順帝淵哉聖心至公至厚矣成祖英祖
之心同符太祖而建文景泰又非勝國之君之比元主
可謚何忍没其號於建文元史且修何可闕其録於景

泰且景泰之位號既可復則建文年號亦可復建文之死事諸臣且蒙我皇上之卹録而况其君乎况其為太祖之嫡孫乎慰祖宗在天之靈伸寰海久抑之意彰微顯闡幽之烈寓興滅繼絶之仁斯舉也實聖德聖政之第一事也獨稱昭代之信史而已哉奉旨景皇帝實録著候纂修改正建文年號罷

德平明御史大夫葛端肅公守禮嘉隆名臣以世宗之猜忌而獨終始見信雖陶仲文惡之而讒言無自而入固

德望素孚亦福人也其家訓已載余池北偶談其文如奏疏序記皆明白正大不事彫飾眞大人君子之言今節録東方先生祠記一篇以見梗槩漢平原厭次廢縣今為神頭鎮其西原有東方先生塚焉鎮是以有祠葢没而可祭於社者也晉夏侯常侍賛之唐顏魯公記而書之由來遠矣云云或問於余曰先生雷發於漢當時莫儗其倫民到於今稱之卒亦莫知其故竟何人也余曰先生神異人也孔氏所謂猶龍者也漢之武帝雄邁無

前士生其時亦無端不有各有以當帝心者而棄置誅夷曾不少惜多慾橫發無可誰何漢之天下殆岌岌矣天生先生應時而出上書滿公車帝誦之累月始畢既足以降其心而奪之氣而其觸機隨應颷發無方直諫戇諫諷諫譎諫要在格君心之非而不居其名他不具論如廷詰董偃三罪人為惕息而武帝立罷宣室之宴非汲長孺萬一可幾者其轉移之神不可以常理知即帝亦不知其所以也武帝雖肆欲而不遂身為禍主者先

生力也故嘗論之先生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其跡也逢占射覆其餘也不為富貴寵榮而妄希異其素也橫故不羈陵轢萬類其氣也一龍一蛇變化至於不可窮其源本也直諫戇諫諷諫譎諫而卒歸於正其大節也至於詭浪侵犯而暴君不能怒詼嘲傲侮而廷臣不知怨斯則聖人之所不可必賢人志士之所不敢望者也故曰神異人也夏侯太初以為其道猶龍信矣夫若揚雄之謂似優似直司馬遷之謂滑稽班固之謂恢諧優

畜者皆不足以知先生之深者也余非能知先生者故不敢知而卒歸之神異或者以為信然也故識其重修歲月而因以尚論其人葢為不知先生者言之也此文在宋南渡後頗似陸務觀後必有知之者先生集凡十八卷

康熙丁未戊申閒余與茗文公戢玉蚪周量輩在京師為詩倡和余詩字句或偶涉新異諸公亦効之茗文規之曰凡等勿效阮亭渠別有西川織錦匠作局在又葉

文敏詉菴云凡歌行他人不能到只是熟得史記漢書耳余深愧兩凡之言

陳大士_{際泰}命其集曰已吾案水經注汴水又東谷水入焉谷水又東南逕巳吾縣故城西故梁園寧陵縣之種龍鄉也漢成哀世始置縣永元十一年陳王削地名以嘉名曰已吾猶有陳楚之俗焉名勝志乙吾分巳氏縣置故城在今寧陵縣西南三十里魏書武帝初起兵於巳吾是也大士豈以其陳姓而取以名集耶與友人偶

談及記之

沈約云樂人以音聲相傳訓詁不復可解凡古樂録大字是辭細字是聲聲辭合寫故致然爾此言甚明白故今人强擬漢鐃歌等篇必不可也

戴凱之竹譜云九河鮮育五嶺實繁九河皆在今德州平原德平之界余常見德州士夫家種竹間有生者僅如麻葦九河地不宜竹葢自古而然矣

治中風方荆芥穗以酒調下三錢立愈焦氏說楛

治暴吐血方以龜網為丸米湯飲下立止

治蛇傷用香白芷為末入鴨嘴膽礬麝香各少許糝瘡上

俱同上

南史張暢弟為猘犬傷食蝦蟆膾而愈

平妖傳載蛋子和尚三盜猿公法亦有所本廣州有大谿山有一洞每歲五月始見土人預備墨瀋紙刷入其中以手捫石壁上有若鐫刻者急搨出洞亦隨閉持印紙視之或咒語或藥方無不神驗者見焦尊生說楛不

僅嚴三點杜七聖馬遂之有所本也

盛唐詩人多有贈康洽之作最傳者李頎所謂西上雖因長公主還須一見曲陽侯蓋指楊國忠暨秦虢輩也後長慶中白居易作忠州刺史亦有贈康詩云殷勤憐汝無他意天寶遺民見漸稀天寶至是已歷六朝而康猶在則祿山之亂流落西蜀至元和長慶之時亦已老矣又案段安節樂府雜錄有康老子者是長安富家子常與國樂游處家産蕩盡後以半千從一嫗買得氷蠶

絲褥遇波斯胡酬直千萬不經年復盡尋卒伶人嗟惜之遂製此曲亦名得至寶似又别是一人

五木皆盧世止知劉毅東府摴蒱事耳北史梁主蕭詧獻瑪瑙鍾於周文帝顧諸丞郎曰擲摴頭得盧者賞之薛端後至擲之五木皆盧即以賜之事有相類如此而知之者少

余素不喜李贄之學其藏書續藏書未嘗寓目近偶觀之其最害道者莫如論狂狷一篇其言謂放勲狂而帝

文王狂而王泰伯狂而伯皆狂也舜也禹也湯武也太公周召皆狂也漢高帝狂之神文帝狂之聖也此等謬論正如醉夢中囈語而當時諸名士極推尊之何哉若以李斯桑弘羊吕不韋李園賈詡董昭為名臣温嶠為逆賊所謂好惡拂人之性者也以揚雄胡廣譙周馮道為吏隱外臣亦大謬

非聖侮法學士所當深戒如尸子謂舜多犢行又唐詩人李羣玉題黄陵廟詩自言遇二女戲之曰君乃虞

帝之辟陽侯耶此眞無忌憚之小人泥犁果有獄當為

此輩設耳

古夫于亭雜録卷五